

名 / 校 / 名 / 师 / 名 / 课 / 实 / 录

李工真 著

德国现代史专题十三讲

——从魏玛共和国到第三帝国

《德国现代史专题》课是本人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每年都对武汉大学历史学院世界史试验班三年级本科生开设的必修课，每周3学时，共54学时。主要讲述20世纪前半期的德国现代史。在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1918—1945）的这段德国现代史中，德国经历了两个最为复杂多变的历史时代，即“魏玛共和国时代”与“第三帝国时代”。前者是德国历史上的第一个民主共和国时代（1918—1933），而后者则是德国历史上最野蛮、最恐怖、最具有侵略性的纳粹统治时代（1933—1945）。在如此之短的不足27年的时间里，为什么德国历史会发生如此翻天覆地的剧烈变化？这个问题显然是世界现代史上必须加以澄清的重大问题。《德国现代史专题》课程从现代化发展的观点出发，多角度地重新审视了这段德国现代化进程，其中得出的许多经验教训，对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也具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名 校 名 师 名 课 实 录

李工真 著

德国现代史专题十三讲

——从魏玛共和国到第三帝国

湖南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德国现代史专题十三讲/李工真著. —长沙: 湖南教育出版社, 2010. 1

ISBN 978 - 7 - 5355 - 6429 - 0

I. ①德… II. ①李… III. ①德国—现代史—研究
IV. ①K51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17216 号

名校名师名课

德国现代史专题十三讲

李工真 著

责任编辑: 龙育群

责任校对: 邓勇林

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长沙市韶山北路 443 号)

网 址: <http://www.hnepsh.com> <http://www.shoulai.cn>

电子邮箱: 228411705@qq.com

客 服: 电话 0731—85486742 QQ 228411705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广播电视大学印刷厂印刷

710×1000 16 开 印张: 14.75 字数: 194 900

2010 年 4 月第 1 版 2010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355 - 6429 - 0

G · 6424 定价: 25.00 元

本书若有印刷、装订错误, 可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序言	1
第一讲 几代人的经历与妇女的解放斗争	6
第二讲 病态经济结构与“合理化运动”	22
第三讲 “社会福利国家”的扩展与危机	36
第四讲 社会环境的碎片化与政治组织的新集合化	57
第五讲 “美国主义”与文化批评	69
第六讲 对魏玛时代现代化进程的总结	93
第七讲 希特勒的纳粹主义思想体系	106
第八讲 德意志中间等级与纳粹主义	127
第九讲 德意志现代反犹主义与纳粹主义	156
第十讲 寻求“卡里斯玛式”领袖人物的社会心理	192
第十一讲 新宗教的现代化宣传	200
第十二讲 暴力的现代化	208
第十三讲 对纳粹运动的总结	222
后记	230

序 言

讲德国史，首先需要对德国的历史沿革有一个基本了解，所以，首先用最简略的办法来介绍一下德国历史上出现的三大帝国。

在 1945 年以前有三大帝国的时代。第一大帝国时代是所谓公元 10 世纪建立起来的德意志民族的“神圣罗马帝国”（奥托—斯陶芬王朝）。这个帝国实际上一直持续到 1806 年，被拿破仑战争所摧毁。这是一个属于千年帝国的历史。可以说，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后来的重商主义以及启蒙运动都是发生在这段时间。

拿破仑战败以后，在 1815 年的维也纳会议上，当时的战胜国英国、俄国、普鲁士和奥地利构造了一种和平，叫做“维也纳和平”，也称为“维也纳体系”。这个维也纳体系在德意志人的空间里造就了一个“德意志同盟”。这一“同盟”实际上是由 34 个独立的邦国和自由城市所组成的，所以它并非一个完整的国家；只能称之为一个“邦联”，而不是“联邦”。它们的共同属性就是都属于德意志人，都属于日耳曼人，讲着同样的语言，有着共同的习俗，但是却分属于不同的邦国政权。这种局面一直到 1871 年俾斯麦的统一战争才告以结束。俾斯麦的政策就是通过武力的方式

来统一德国，严格地说，就是造就一个新的德国。所以，新德国的造就就是以奥地利的战败并把奥地利开除出德意志民族大家庭这样一种方式来解决的。这就造就了一种“小德意志的统一”。这个新的德意志统一帝国被称为“德意志第二帝国”。

第二帝国的时间从 1871 年一直延续到 1918 年 10 月。由于第二帝国的发展异常迅速，以至于它不能满足于现有的狭小版图领地，资本主义工业化扩张的本性就表露出来。1890 年，威廉二世在俾斯麦下台以后，把德国带向了世界政治的大舞台，于是，它对“维也纳体系”提出了全面的挑战。“维也纳体系”是很巧妙的，实际上是围绕着欧洲中心地带所设计的一种平衡构架。德国和其他的国家相比很“冤”。其他国家都在破坏“维也纳体系”的现状，只不过它们是在世界体系的边缘上破坏。我们可以看到，美国从它的 13 个州已经跨到了太平洋，从大西洋已经扩张到了太平洋；俄罗斯从莫斯科、彼得格勒这一片地方已经扩展到了西伯利亚，甚至到了中国的东北地区；英国早就是一个世界级的“太阳国”；法兰西也在非洲、东南亚建立大块的殖民地。但是，这些老牌的殖民主义国家在破坏现状的时候只是在边缘上进行破坏，而德国要破坏现状则只能“中心开花”。所以，德国是因为其所处的特殊地理局势，才变成了一个众目睽睽的对现状的破坏者的。它也就成为众矢之的，一场世界大战就这样挑动起来。实际上，挑起第一场世界大战，欧洲列强是“人人有份”的，但是德国却成为最“打眼”的侵略者。

这场战争打了 4 年，德国失败了，帝制垮台了，于是产生了一场革命，造就了一个魏玛共和国。这个共和国命运不佳，从 1918 到 1933 年，不足 15 年就崩溃了。德国也就由此进入了另一个时代，那也是德国历史上最为黑暗的时代——“第三帝国时代”。第三帝国的时代随着希特勒在 1933 年 1 月 30 日的上台而开始，到 1945 年 5 月帝国被世界反法西斯大联盟所摧毁，其间历时也不过就 12 年多一点。

战后，反法西斯同盟的东、西方盟友们就在德国“划了一道

线”。英国、美国、法国还有苏联四大国对德国实行占领，对德国的领土进行切割。随着东、西方盟友由盟友的关系变成了冷战对手的关系，德国的分裂也就命中注定。于是从德国领土的正中央，甚至是从它首都柏林的正中央“划了一道线”，这就是我们所知道的东、西方世界的分界线，也就是所谓资本主义阵营和社会主义阵营的分界线。这道分界线的稳定性是依两大超级大国的阵营的稳定性来决定的，这种稳定性终于在1990年，严格地说，在1989年11月崩溃了。

柏林墙的倒塌实际上是苏联在入侵阿富汗的战争中耗尽了own的精力，加上与美国进行军备竞赛的过程中处于下风，经济一团糟。所以它“缩回去”处理自己内部的事务，这样一来，导致了一连串意想不到的结果，使得整个东欧社会主义阵营出现了一场“多米诺骨牌式”的倒塌。这个过程也就为两个德国的统一创造了条件。两个德国，也就是战后建立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终于在1990年10月3号重归统一。欧洲再度出现了一个统一的德国。这个统一德国的出现，结束了德意志历史上民主代表分裂、强权专制代表统一的局面。因为从这个时候起，从英伦三岛一直到乌拉尔山，所有国家的制度都一模一样了，都是民主制度了。从中世纪每个国家都是君主制以来，这样的变化经历了近千年的时间。

这是我们所了解的德国历史的一个概貌。它发生了上述几个大的变化，有几个重要的历史发展时期。对于这一段历史我们当然不可能去一一述说。能够利用我们的课程来加以述说的，只是我个人选择的从“第二帝国”结束到“第三帝国”灭亡的这样一段时期，确切地讲，从1918年到1945年的这段时间。这其中包括了两个时代，一个是“魏玛共和国时代”，一个是“第三帝国时代”。

选择这两个时代的原因就在于这两个时期在德国历史上是最为特殊的，一个是所谓极端的民主，一个是极端的专制独裁；两个都是德国人创造的时代，这是很有意思的。两个时代的寿命几

乎一样短暂，前者 14 年多一点，后者 12 年多一点。这两个时代应该说是德国历史上最精彩的时代，在历史学家的眼光看来，也是问题最多的时代，以及德国现代化发展和矛盾冲突最为尖锐的时代。

我们的课程主要讲这两个时期的内容。之所以要把焦距调整到现代化这个领域，是因为今天我们中国人也在搞自己的现代化，我们要看一看，是不是德国在上个世纪 20、30 年代经历的不少事情和历史现象恰恰是我们现在也在经历的，这会给我们很多意想不到的启示。所以今天在我们讲魏玛共和国时代的时候，需要首先去涉及“魏玛时代社会现代化的紧张领域”。

近些年来，对德国现代历史的研究，可以说，集中了全世界现代史专家最多的精力。他们往往把精力用在希特勒怎样上台、怎样破坏民主以及第三帝国怎么建立这样的问题上。这样的一种思考角度，对于反思纳粹很有作用，对于反思纳粹的罪行是很有意义的。但是这只是问题的一个角度，并不是问题的全部。我们要了解为什么德国的第一次民主尝试如此的命运不佳？仅仅从破坏者的角度来讲，是不能够把问题全部点透的，因为这一定有它的社会环境。所以，我们要了解为什么纳粹的破坏活动每每能够得逞，就不能不去考察它的社会，不能不去考察它的现代化进程所面临的问题。

对于魏玛时代现代化进程中发生的危机，我打算从五个方面来加以叙述。第一个问题是，人口结构的突变、代沟冲突和妇女解放斗争；第二个问题是，在对工业化关系进行新塑造的过程中，人们力图实现对病态经济的强制性遏制；第三个问题是，在社会政策的领域当中，紧张的设计与危机的条件，反映出的现代福利国家深刻的矛盾性；第四个问题是，在公共社会领域中，旧社会环境的碎片化，与新传媒世界和新政治组织化形式之间出现了一种重叠，而且混合在一起；第五个问题是，在向群众文化和大众消费的转变过程中，“美国主义”的样板既受到了人们的欢呼，也遭到了人们的咒骂。这五个方面的社会现代化，是在各自不同的

领域当中按各自不同的节奏来进行的。它们既可以看作是一个统一的并列式的进程，也可以看作是一个接一个出现的彼此独立展开的进程。因此，它们各自的变化速度绝不是同时性的，而是彼此之间不合节奏的。

应该说，在社会现代化的整个领域当中，出现了三种不同时期的重叠。一种是可以被称之为“跨世纪”的发展倾向。所谓跨世纪，是指它的发展方向和目标是从小世纪末期的背景中产生出来的，但它衍生到了魏玛共和国时代。第二种局势是什么呢？是可以被称之为具有时代特征的局势，正如人们能从两场世界大战之间时代的特殊局势当中发现的那样。第三种是我们称之为重大事件的现象，例如1923年超通货膨胀。同一个时代里面，出现了5个领域的不同结构的现代化，而每一种发展趋势，都有三种不同时代的烙印，并全部集中在20年代。由于战争，由于经济上的停滞，由于社会的危机，当然，也由于革命，所以出现了将众多以前已经设计好了的方案付诸实践的机会。这些方案是在19世纪末期或20世纪初期的德帝国时代就已经有人设计好了的，只不过当时没有机会付诸实践。革命来了，共和国诞生了，“民主制度”建立了，这时候就有机会实践了。这样一个特殊的矛盾集中爆发的时代，同时也是人们大显身手、发挥智慧的时代。所以也就出现了将已经在进行试验的方案，引入到更为广泛的战线中去的机会。然而也正是这种令人惊惶的同时性和重叠性，才使得魏玛共和国经历了它社会现代化重重危机的年代。这就是我们要首先介绍给大家的魏玛共和国时代五大问题中的第一个问题。

第一讲 几代人的经历与妇女的解放斗争



自从 1871 年德帝国建立以后，德意志的人口一直以一种很高的年增长率有规律地发展着。为什么我们先要谈人口呢？现代化是人的现代化，人的现代化，具体来说，首先要弄清楚有多少人参与了这个进程，所以我们必须一开始要介绍德国的人口发展。

刚刚说到，这数十年来，德国的人口一直是以很高的年增长率有规律地发展着的。和平的工业化初始阶段往往会导致人口相对有规律的发展，因为在工业化的初始阶段中，人口的发展是以人口的净增长为标志的，人口也是越来越多的。我们说，人口的发展有三个时代：第一个时代叫做“多生多死型”。在农业时代就是这样，出生率很高，但是死亡率同样也很高。医疗水平、婚姻制度都是它的因素。到了工业化时代，工业革命开始启动，社会在发生过渡的情况下，首先婚姻制度得到了改革，人们可以离婚了，也可以再婚了。另一方面由于医学技术的进步，人的寿命被

延长了。这些都导致了工业化转折发展时期的人口处在一个“多生少死”的状态。到了工业化充分发展、社会高度现代化的时候，人们在追求自我的生活，不再是为了别人而活着，而完全为自己而活着的时候，特别是又辅助以先进的避孕工具的时候，人们也就可以把性活动与婚姻完全区分开来。这样一来，人们就走上了另外一条道路，那就是“少生少死”型。所以今天，发达国家的人口甚至是负增长的，这就是现代化人口结构发展的历程。

魏玛共和国这段时间的人口状态又是怎样呢？德国还不不是一个充分发达的社会，但却是一个快速工业化发展的社会。有点类似于我们今天的中国。在工业化的进程中，人口的发展一方面是以人口净增长为标志的，而另一个方面又是以乡间人口向城市区域的转移为标志的。也就是工业在取代农业，城市在取代乡村，所以也被称为一个“都市化”的进程。“都市化”的进程很有意思，第一步是农村的人往城市里面跑，第二步是庞大的城市不断吞噬乡间的土地，这两者就倒过来了。所以德国这个时期的发展仍然是乡间的“农民工”、“打工仔”进城的伟大时代。这个时代使得德国的城市人口具有年轻化的鲜明特点。为什么年轻化？因为要拖家带口的“移动”不容易，能“移动”的往往是单身汉、男子汉、生机勃勃的年轻人以及乡间的农民。他们有发财致富的愿望，不怕背井离乡，要到城市里、到那个未知的世界里去创造自己新的生活。所以这个时候的城市人口是年轻化的。而今天的西方国家人口则是老化的。

在 20 年代的德国魏玛共和国时代，第一次世界大战已经给它带来了 10% 的人口损失，而且德国的地盘也缩小了。《凡尔赛条约》割去了德国七分之一的土地，德国的地盘缩小了，人口也减少了，但是总人口并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有一个数据能够说明问题：1920 年德国的人口是 6200 万，到 1925 年人口上升到了 6520 万。也就是说，它超过了那个比它版图更大的帝国 1910 年的 6490 万的水平。如果我们把德意志这个时期的人口年龄的结构进行编排的话，将 1910 年的状况与 1925 年的状况进行比较，就会发

现从 1910 到 1925 年这 15 年间，德国的人口结构出现了多么惊人的变化。这些变化应该说都是战争导致的。所以我们要说，和平时期的人口结构是非常有规律地运动着的，是比较好预测的，而战争的冲击对人口结构的影响最大。

我们按年龄组来排，首先 20 岁到 50 岁的这样一个有着特别活跃生活期的年龄组，也就是 1875 年到 1900 年出生的人，即 19 世纪最后四分之一时间内出生的人。在这个年龄组中，能够使人最明显地觉察出战争所造成的男性损失。损失了多少呢？600 万个男性！受影响最深的是 30 岁到 50 岁的年龄组，男子的数量明显地低于 1910 年。与之相应的是，25 到 50 岁这个年龄组当中的妇女严重过剩，大量的妇女在她们的青春年华中不得不保持独身。职业妇女的问题也变得尖锐起来，因为妇女当中相当大的一部分人已经不再有可能回到过去作为男性供养对象的家庭妇女的角色中去。这是很糟糕的一件事情。女人到了 40、50 岁的时候没有出嫁，这对一个女人来说是毁灭性的。这是我们要讲的 25 岁到 50 岁这个年龄组的状况。

下一个年龄段是 15 岁到 25 岁的年龄组，也就是 1900 年到 1910 年出生的人。应该说这个年龄组在 1925 年的时候为德国提供了最为旺盛的生育率。但是在共和国时期，当他们离开学校的时候，遭遇到的是一个过于拥挤并陷于停滞的劳动力市场，他们必然带着他们所特有的愤慨，在最为糟糕的形势下，去面对涉及他们在这个社会中的地位问题，去面对他们所面临的代沟问题。这是最要命的一代人，这一代人最为愤慨。

下一个年龄组是 15 岁以下的年龄组，也就是 1910 年以后出生的人，他们到 1925 年的时候不过 15 岁。这伙人的数量明显减少。特别是那些在 1914 年和 1918 年之间出生的人，他们的数量只相当于 1910 年出生的正常数的一半。原因有很多：父亲打仗去了，母亲一个人独守空房，当然出生的就少，尽管有战后前 3 年中鼓励生育的政策。——这是很奇特的，在当时的西方，很少有哪个国家会去鼓励生育，因为这完全属于纯私生活的事情，没有政府会

插手；但魏玛共和国已经意识到这种危机，采取了不少鼓励生育的政策。尽管有这种政策，也只能较少地改变这种消极的后果。所以共和国的人口结构是与战争和战败的经历联系在一起的。

如果把这 15 年间德意志人口结构的比较放到一个更大的历史视野中去，就会发现，一方面出现了必须提及到的“跨世纪倾向”，即所谓在男女家庭生活中的“跨世纪倾向”：追求两个子女的小家庭理想，以及对生活质量日益上升的期望。这样一来，所以就导致了出生率的下降。这种下降不是因为战争原因，而是一个“跨世纪倾向”。这就导致了人口金字塔变成了上宽下窄的“蘑菇状”。另一方面，世界大战的影响使得人口结构明显地碎片化。在两性关系的问题上，在代沟的问题上，已经出现了完全不同的趋势。这道理也很简单，600 万男人不见了，600 万女人连空房都没得守，性混乱会达到一个什么样的地步？那可想而知。另一方面，时代的追求不一样，价值观念发生了变化。上一代人看不惯下一代人，下一代人看不惯上一代人，这样的一种人口的碎片化，属于魏玛共和国当中普通老百姓最基本的境地。与之相联系的就是，不安定和性冲动，非同一般地决定了这个时期的社会心理状态，也就出现了关于“青年一代的地位”、“青年一代的角色”的争论，出现了关于“妇女地位变化”的争论，还有关于与之相联系的性、家庭、子女教养等等问题的争论。所以魏玛共和国时代是一个民主的时代，一个公开讨论的时代，一个寻求出路的时代。

下面我们首先来谈谈青年人。在德国的历史上，还从来没有哪一个时代比魏玛时代更强烈地在公众社会当中鼓吹“青年神话”的。过去的时代从来没有把年轻人抬得这么高，而这个时代则把年轻人抬上了天，所以叫做“青年神话”。都市工业化社会的发展，分配给了青年一代特别的“开路先锋”的角色，同时也使青年人在工业中、在都市中、在移民中、在社会的各种焦点问题上都拥有超过一般人的代表。年轻人引人注目地变成了传统束缚和“监护崩溃”的代号；年轻人体现出“生机勃勃，勇往直前，开路先锋”的特点。“青年人”这个字眼，德文当中叫“Jugend”，“Ju-

gend”这个词在以前是没有的，是在魏玛共和国时代才创造出来的，以前只有“年轻”——“Juden”这个词。“Jugend”这个词是魏玛时代的产物，这个字是一个现代词的表达式，从严格意义上，也可把它翻译成“生机勃勃的”。所以，这个时代所产生出来的新名词——“青年人”本身就指出了“易出威胁”的领域。社会哪一个领域是最危险的？年轻人这个领域！我们中国人总习惯讲：年轻人总是要求进步的，年轻人总是代表了发展方向，中国人一谈年轻人的事情就一定是一定是好事。其实不然。年轻人在社会当中有他特殊的角色，就是摧毁现状。至于这个现状合理不合理，至于这个现状摧毁了是把这个社会带向灾难还是带向幸福？那是另外一回事。所以，你要“爆破”这个社会吗？那就要靠年轻人。

为了解决、或者说至少缓和青年问题，1919年6月通过的《魏玛宪法》赋予了国家以文化教育方面的职能。1922年，根据《魏玛宪法》，颁布了一项《全国青年福利法》，规定国家要对特别困难的青年进行救济，对正常的青年人进行照料，还许诺每一位德意志的孩子都有权受到教育，以获得身体上、精神上、社会上的能力。这是《全国青年福利法》当中做出的规定，表明国家政府对青年问题的重视。不过在这里有一个明显的缺陷：无论是《魏玛宪法》，还是《全国青年福利法》，恰恰都没有提到要发展青年人正常个性的任务，只是提到通过公共机构来执行教育青年成为一个有能力的人的权利。只强调技能而不管他的个性的正常发展，而后者实际上是很重要的。因为在青年人的日常生活当中，已经出现了某些不容忽视的根本性的变化，这些变化主要是战争所带来的。战争期间的孩子和年轻人在没有父母管教的情况下，经历过1917年“萝卜的冬天”。父亲上战场打仗，家里只留下了母亲和没人管的孩子。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当中，英国人对付德国人的办法就是大陆封锁，即断绝德国和海外的贸易联系来困死德国。德国在战争期间粮食不够，又出现了天灾，在这种情况下，后方的老百姓几乎没办法活下去，结果就掀起了一个“种萝卜”的运动。很多孩子那一年全靠吃萝卜长大，营养严重不良。这本

身已经极大地助长了青年人的违法行为：萝卜在田里种着，没有吃的就去偷。饥饿这个东西太厉害了，它能够支配人的很多行为。

这就导致了青年人对迄今为止一直有效的社会道德准则的背离，同时也导致了父母权威的丧失。战争的整个可怕的经历，战后出现的一场超通货膨胀，造成了每家每户的贫困化，特别是极大地削弱了中产阶级的物质基础和社会地位。中产阶级有个习惯就是喜欢存钱，有钱的时候就存起来，期盼以后能过上好日子。他们处在这个社会的正中间；他们有一种理想——通过自己勤俭持家，日子会过得越来越好，人是要往上走的。无产者则不一样，他们拿到工资就冲进酒馆，喝完了事，因为他们就靠那几个工资，即使存钱，也永远成不了富人。如果他们采取节约的方式，就没有一天日子过得像人，当然发工资的那天就像过节，至少是今日有酒今朝醉，这是无产者的一种生活作风。然而，通货膨胀一来的时候，倒霉的却是那些喜欢存钱的人，不喜欢存钱的人损失最小。这样一来，中产阶级的物质基础和社会地位就受到了极大的削弱，使这种权威丧失在资产阶级的家庭里，在小资产阶级的家庭里也显露出来。这就使得青年运动对僵化的成人世界的批评，找到了越来越多的听众。连中产阶级的子弟们也开始批评自己的父母。父母不服，要拿原来的那套老道德来教育孩子，孩子就认为做父母的太僵化，根本不能适应现代的社会。

当然，在工人家庭里面，情况比较复杂。在工人阶层中，有一种称作技术化的、有资格证书的工人。这种工人的生活追求是向小资产者看齐的。他不愿意永远做一个工人，要往更高位置上攀登。这样的家庭里面，也同样发生了类似的权威问题，就是父母作为权威的冲突问题。传统的父长制家庭模式过去一直是占统治地位的。从前，德国家庭里的父亲是绝对的权威，对母亲都是可以随便拿着棍子打的。尼采有一句话：“对女人，举起你的鞭子！”现在对子女的教育越来越成为父母的心病。生孩子干吗？生孩子就是生“TROUBLE”，就是生麻烦。经济上的困境，停滞的收入，极有可能出现的失业，使得他们付不起子女日益高昂的学

费。德帝国时代是基本实行免费教育的，而现在是共和国时代了，民主了，充分市场化了，什么东西都要钱，学费也开始要自己来掏。当付不起孩子的学费时，作为家庭经济承担者的权威也就明显受到了挑战。所以，反叛父母的权威，这个时候成为表现主义文学作品的主题。那个时候的德国电影、文学作品都是表现孩子们背叛家庭，反叛父母的。这就反映了一种时代的特征。

当然，魏玛共和国还是有很多的光明面的。比如说，魏玛共和国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实现 8 小时工作制的国家。这是工人运动长期斗争的结果。社会民主党在魏玛共和国执政，所以首先考虑到要减轻工人的劳动强度，要缩短工人的劳动时间。另外还有一个“新玩意儿”出来，叫做“带薪假日”。“带薪假日”开始在大企业里面零星出现，越是大的企业，越是大的资本家，就越是搞这个东西。“托儿所”、“幼儿园”、“带薪假日”全是大资本家搞出来的。为什么会这样？大资本家要争夺最好的劳动力资源，要让最能干的工人向他的企业靠拢。凭什么要你到我这儿来？我这里的福利待遇好！这是劳动力市场的“载越”。一旦这样搞起来了，就会“水涨船高”，每个企业都要这样搞。这些是属于魏玛共和国的光明面的。

这样一来，人的自由时间就增多了。以前在原始积累的阶段，一个人一天要工作 16 个小时，现在减了一半，自由时间多了，就有一个如何设计业余时间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中产阶级家庭的年轻人成为“开路先锋”。他们最有条件，能够最有趣味地、最有质量地安排自己的业余生活。他们的业余生活不仅仅只是在朋友的圈子里面度过，而且也是利用业余的消费品，如收音机、留声机等，当时的高档消费品的开路先锋。同时，他们也在电影院、在酒馆、在舞厅当中度过业余生活。所以 8 小时工作制带来了人们生活方式的这样一种变化。而无产者家里的青年人呢，完全是一个边缘上的集团。他们也在形成自己的风格。不过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他们对于传统规则更为大胆的违反，已经引起了共和国执政者和市民公众社会的担忧。

通过对业余时间新形式的利用，青年人总是能够比成年人更快地适应这个都市化和工业化大众文化的新价值观的。年轻人往往是追求新意的，对于旧的价值观念，他们总是不感兴趣；而对于任何提倡的新玩意，他们总是赶时髦的。只要还有经济上的条件，只要还有时间，就要追求这些东西。而在两性关系上，不少的青年人则在追寻着“美国主义”的榜样。德国人原来在两性关系上非常死板，所以有人说德帝国是一个模范的道德国家，有皇帝老子管着，等级森严，那个时候，人在两性关系上也是很规矩的，而现在乱了。民主了，自由了，可以随便来了，很明显在性关系上就会出现混乱。这种混乱可以说得到了当时 20 年代美国牛仔风潮的支援，因此，“美国主义”的生活榜样是不少年轻人所追寻的。而与此同时，将这样一种现代性作为“破坏性的、非德意志的东西”加以拒绝的文化批评运动，也在另一部分青年人那里找到了狂热、偏执的追求者。一伙人在性行为上胡乱起来了，另外一伙人就觉得这完全违背了德意志的传统道德，是有问题的。在这样的一种价值观念的冲突当中，究竟谁是提倡者谁是反对者的问题，是不能够用阶级、阶层这种概念来加以明确划界的。不能说一个人出生于中产阶级的家庭，他就是一定是追求某种生活方式的；或者一个人出生在无产阶级里，他就一定在性行为上，在生活作风上追求另一种生活方式。这种划分显然是不合理的，需要做具体的个案研究、要做非常深入的社会历史学的调查。

然而，恰恰是在青年人当中，这种判断上的对立特别具有爆炸性。这不同于成年人，成年人在战后的生活是定了向的，而年轻人的生活是没有定向的。面对这种价值观念的问题，青年人很明显地形成了这种冲突。他们在战后的魏玛共和国时代，自己的人生方向还没有真正定向的情况下，必须要去寻找一种个人生活的设计和一种社会生涯的未来前景。一旦选定并坚持某种文化方向，很可能他的人生就会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而这个复杂多变的环境，说不定会与他所选择的道路相冲突、与他的前途相冲突。所以，这样的一种价值观念的冲突，在年轻人身上，与在成年人